

天水梁柳字洪季卽謚之外弟也季長城陽藏曹
投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真爲豫章內史遂於
其書而施行焉按顏之推嘗曰北人名字不分今
齊書往往如此然未有舉其字之一字者當時著
必爾東樹按前疏引史記孔子世
魚伯魚生伋伋字子思子思
自是冲鄭冲者晉書傳云冲與孫
義荀顗何

學苑出版社

徐德明
吴平 主编

清代学术笔记丛刊
19

學苑出版社

卢文弨 撰

钟山札记

四卷

鍾山札記四卷

鍾山札記自序

吾生無益於人尚思有所託以見於後世亦自笑其愚也雖然少受父師之訓朝夕啓牖得有微明長而從四方學士大夫游獲聞其緒論增長我之智識良不淺昔人云勝讀十年書豈虛語哉古之君子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庶得美艸尚呼其羣而況於人乎故隨所得輒錄之不暇詮次分爲四卷不辭竊取之謂幸免攘善之失余前後忝鍾山講席最久故以鍾山札記標其目噫余老矣兒輩皆弱不忍辛苦纂集之復爲煙飛灰盡也飢寒不恤而剗剗是務傳聞於未聞之者當不至視爲無用之言不急之辯而棄之刻旣成適臥疾在牀幸身及見之漫題數語於首簡倘耳目尚未卽廢壞或將更有述焉

鍾山札記自序

乾隆五十五年十月之望杭東里人盧文弨識

鍾山札記目錄

第一卷

字義不隨音區別

歸妹柔乘剛

虎賁

氏字古音與民相近

韓詩磬天之妹

天子賜必待君命

射義卿大夫士之射卿當作鄉

冠義卿大夫當作卿大夫

脾析卽臙脰

鍾山札記目錄

卒解致實

大司馬固

繕完葺牆

搏與專同

官學在四夷

繞朝贈策

提月

長言短言

穆謂之濟

論語子路子貢疑管仲非仁

毛叔鄭

別風淮雨

鮮有解義

椎政

史記韓非傳拂悟本連文

篇卷

藉神

厥機

葩屨

曾子二子華元

鈇馬飾

蔡中郎集

鍾山札記目錄

婦人繫姓

慶厓聖德頌

薄者

釣藤

鴟鵂撮蚤

第二卷

詩攷引韓詩誤

楠船

撈

八字

孫叔敖實爲氏

勤望

易序卦正文誤入注

黨訓所

跡

炮格

格是

遂耽以下

大成午

銅有紂音

准

福

鍾山札記目錄

三

蠡粗

二八

櫛比諧韻

鼓鍾

處必舛

范蠡流江

王菩

枕古文簋字

械

新唐食貨志之誤

興雨祁祁

駟駟牡馬

唐屯田

雄雉易譌

罷九

一勝

同年丈人

薦表稱字

外三字

常桓

蕭胡

門焉者閨焉者

鍾山札記目錄

四

苦息也

車中內顧

鄧扈樂

欲奇此女

劬錄

凌慄也

易象傳兩用字皆害之誤

第三卷

候鴈北

原圖具圖

東平王雲

山陽彙縣

龍令

聖于

後門

鄭康成周禮序

三禮目錄

大題小題

鄭氏詩譜

續漢書志

史記集解索隱正義

須葑菰

鍾山札記目錄

五

了戾

晉竹

篋

蘇桂荏注誤

蜚蠊壁

駉牝驪牡牛

中射

懷刷

覺有校義

卿

子思哭嫂

芻

兒郎偉

米纜

潘岳挾彈盈果

蔭蕨據當作蔭據

二名不偏諱

唐文宗年號大和

榮當作榮即穀字

諫有閒義

魯與虜通用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

鍾山札記目錄

六

洗犬棗

相里造

校

事訓傳誰訓推

第四卷

倉浪

范氏

掌固

田祿

喻與快同

夏姬三爲王后

書塗泥傳

唐人稱勝國爲大隨

屢屢

眾維魚矣

摸索

洵同波

茵馮

衛戴公文公卽位年月

師子吼

騫與騫音義別

騎衛

鍾山札記目錄

七

氏與是同

賜有盡義

說文論非本文

史漢目錄

史漢合傳

列傳中人不妨再見者

峰山石刻

二世刻石辭

議始皇廟文誤倒

奏罷更定

兩排讀法

鍾山札記目錄終

鍾山札記目錄

八

鍾山札記卷一

杭東里人盧文弨

字義不隨音區別

余向讀周易八論第一篇引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康成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謂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竊疑易簡之易讀以豉切變易不易俱音亦音不同則義亦異何以合而為一繼而知古人之於字訓竝不因音讀之異而截然區別也爾雅釋詁台朕賁界卜陽予也若以後人所見如鄭漁仲便欲以台朕陽為予我之子羊如切賁界卜為賜予之子陽汝切而古人則不分也又讀廣

鍾山札記卷一

雅釋詁遂置畋畋畢粹終竟也若依後來讀法則遂置畋畋為寢竟之竟居影切畢粹為終竟之竟居慶切亦不當通為一條矣未別四聲以前古人為詩亦無平側之分往往互用義或與音不諧後人往往疑為假借而不知字義之本不隨音而變也何假借之有聊書其略以俟博學者攷焉

歸妹柔乘剛

歸妹彖王弼注兌為少陰震為長陽少陰而承長陽悅以動歸妹之象也其彖傳文云无攸利柔乘剛也因有謂王注亦當作乘者永懷堂汲古閣兩本注皆作乘字此非也以卦體而論兌在震之下自當為承以爻言則

三五皆陰乃居二四之陽之上故謂之乘注與傳文各有所指此其所以異也

虎賁

宋書百官志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今案周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軍旅則介而趨皆以趨為言者以賁即奔也古字本通用詩邶風鴉之奔奔襄廿七年左氏傳禮記表記俱作賁賁高誘注呂氏春秋壹行篇云賁色不純也亦引此句作賁賁宋志乃以為王莽輔政以古有勇士孟賁故以奔為賁此說殊不然鄭康成注禮記樂記虎賁之士說劔云賁憤怒也書牧

鍾山札記卷一

誓偽孔傳云勇士之稱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竝無取古人名之說沈約之說殊無典據或言奔字形同莽故避其名此又不然奔古字作奔莽字上下皆艸中乃犬字與莽字形近莽又不改何也虎之色斑奔必以怒義未嘗不相貫也藏鐘堂案鄭注樂記奮末廣賁之音作云賁讀為憤憤怒氣也

氏字古音與民相近

詩小雅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疢兮宋劉彝以為疢當作痕病也唐人避太宗諱民字凡字从民者皆省而為氏張參五經文字愍字下云緣廟諱備旁準式省從氏凡氐昏之類皆从氏又珉字下云莫巾反禮記作璆是其例也顧亭林李安溪皆以其說為然

後人又於氏字下添一畫讀底爲氏誤之甚矣文昭考
說文有底字云病也从尸氏聲並無底字又昏字云日
冥也从日氏省聲氏者下也一日氏聲二徐本皆同徐
鍇於昏字云會意元黃公紹韻會於底字但云一作底
並不言本作痕余以爲氏字古亦必與民音相近觀今
真文韻中之字多有與支微齊通讀者如寅亦可讀移
純亦可讀緇非必由辰亦可讀祁詩吉日其祁孔有鄭
云祁當作慶史記正義敘論法治典不殺曰祁獨斷祁
一作震蘇明允法實亦可讀祕芹亦可通斷垠亦可
通沂沂鄂即此類甚多故知底亦本與民聲相近非本
作痕而避諱改底也至昏字漢以來往往作昏凡偏旁

鍾山札記卷一

三

之从昏者卽說文中亦尙多有元戴侗云唐本說文昏
从民省此語殊誤昏省去氏下一筆耳凡字兩合者可
省民止一字何由省之但舊唐書高宗紀顯慶二年十
二月改昏葉字則昏字之改似有明文然六朝至唐書
法不從正體者多今金石所遺譌謬不一而足故昏字
人間多有從民者今从氏正是復說文之舊而在唐人
則以爲改亦不足異詩大雅桑柔多我觀瘠音民此底
字亦當讀爲民亦可云從瘠省自後人音爲其支或音
巨禮乃後人失其讀之誤遂至今疑其與塵不協欲改
氏爲民而始得聲殊不知不改未嘗不得聲也

韓詩磬天之妹

詩大明倪天之妹韓詩倪作磬釋文云磬也毛傳卽以
磬釋倪則倪磬義同說文倪譬喻也一日聞見也竊謂
倪從人從兒則見字義長猶所謂見若神人也譬喻之
意亦在其中未必卽以磬爲譬韓非子外儲說上云大
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古磬
磬同一字以韓非之說證之則見可訓爲見磬未嘗不
訓見在毛公當日磬之義人所共曉故卽以磬解倪耳

天子賜必待君命

玉藻君賜車馬乘以拜句賜衣服以拜句賜句若未
有命弗敢卽乘服也鄭注下二句云君未有命謂卿大
夫受賜於天子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至應

鍾山札記卷一

四

氏鏞之說則通上文爲一條解之謂車馬衣服皆視爵
命之等以爲賜雖所當得然亦必致辭待君再命之而
後乘服以拜此說於正文殊爲不順經所云車馬衣服
未必定是命車命服卽云命車命服當進爵之時可以
辭讓既受爵矣則車服之來正與仕者之祿無異既乘
服以拜矣又云君未有命弗敢乘服待君再命然後乘
服以拜此於經文甚爲傾錯矣王氏圻則又顯駁康成
之注謂必待君命自是人臣敬慎之禮若依注作諸侯
之卿大夫爲使臣說則其方受天子賜時已乘服拜賜
而歸又獻於其君待君命之而後乘服是二天子矣此
說難通蓋王氏以後世所見妄疑古禮之未必然不知

當封建時天子雖爲天下共主而諸侯之在其國亦得獨伸其尊況受賜於天子歸而致於其君本自有確證乎左傳昭四年杜洩以路葬叔孫穆子其言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鄭氏之注明有左證如此柰何不考而妄議之且叔孫雖得君命生前固未乘路也此尤謙慎之至不但如應氏所云蓋君之尊得伸於國卽父之尊亦得伸於家如叔孫穆子之子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豎牛入示叔孫入不示出命佩之叔孫不察而遂逐之亦怒其不由父命也君賜必請之於父王賜可不請之於君乎又案尙書

鍾山札記卷一

五

大傳古者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于其君然後得乘飾車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如大傳所言但命之卽得自爲不必賜也然則卿大夫之命車命服亦豈必盡出君賜乎故知此所云車馬衣服不指命車命服而言孔子將適周南宮敬叔言於魯君魯君賜以車一乘馬二匹事見家語此豈可謂之命車乎

射義卿大夫士之射卿當作鄉

射義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案凡賓賢能詢眾庶皆鄉大夫州長黨正之事鄉中之卿大夫士亦與焉非卿大夫自爲射而行鄉飲酒之禮也孔子射

於豐相之圃必在爲中都宰時故有選賢著眾之禮鄭注周禮鄉大夫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卽引此豐相之事爲說鄉飲酒之義云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也鄭注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士也今此說射禮豈有反置鄉大夫而但說卿大夫之禮但各本俱作卿大夫究疑是傳寫之訛射義正義中引此正作鄉可以取正若是卿大夫燕射何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冠義鄉大夫當作卿大夫

冠義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釋文鄉大夫鄉先生並音香石經儀禮冠禮亦皆作鄉敖氏云鄉

鍾山札記卷一

六

大夫鄉之異爵者或曰主治一鄉者歷觀前人之說未有疑鄉大夫之鄉爲誤者高郵劉端臨謂冠禮冠義皆當作卿大夫此謂見爲卿大夫者鄉先生謂已爲卿大夫而致仕者見君之次徧見卿大夫如晉語趙文子冠徧見六卿是也鄭解鄉先生爲卿大夫致仕者蓋蒙上爲釋賈疏云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卿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據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卿大夫也孔疏云見於卿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是孔所見禮記本亦作卿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者文義甚明而今本正義亦竝改作卿并不誤者亦誤矣劉名台拱今爲升徒校官攷訂禮經致爲精細余常就以取正焉

脾析卽臄脰

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其實有脾析卽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疏云此無正文可破故後鄭從之此言非也廣雅百葉謂之臄脰說文臄牛百葉也蓋脾之與臄音義皆同析者解析正合百葉之義析與斯賜音皆通轉故脾析卽臄脰此謂牛之脾胃耳廣雅又云胃謂之脰說文亦以爲牛百葉徐鍇繫傳云牛肚也其鳥之胃亦得謂之脰然則司農所詁正自不當破也廣雅二語亦互文

卒解致賓

禮記鄉飲酒義云卒解致賓於西階上案致賓卽是卒解其所以別異之故正義明言之云既云卒解論其將

鍾山札記卷一

七

欲卒解之時致賓論其盡酒之體此二言極分明乃上

釋卒解處各本皆有誤字本當云卒解主人酬賓賓立以卒解也宋本作賓卒立以立解也汲古閣本作賓卒立以據解也皆謬今本於主人酬賓下改爲主人先飲卒解也更大誤矣此一節自祭薦祭酒嚼肺啐酒并此卒解致賓皆指賓言未嘗及主人主人酬賓之解食而不飲此西階上卒解是主人獻賓之時賓飲卒解也又注中酒爲觴實足利古本觴作解今當依以改正正義中觴字亦當并改

大司馬固

顧氏炎武以大司馬卽司馬子魚固爲堅辭以諫今觀

其諫辭亦甚寬緩不迫何堅辭之有惠氏棟案晉語云晉公子重耳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韋昭曰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公子過宋適當襄公之時杜預注左傳亦同韋說皆據世本而言稱大司馬所以別下司馬也文昭案左傳大司馬之官在宋亦不多見惠氏謂固卽公孫固是也謂下司馬乃子魚非也司馬卽大司馬固文承上省一大字耳考韓非外儲說左上說此事云右司馬馬騰強趨而諫購強似卽固之字其義正相合云右司馬似當行師之際所別置者耳其非子魚更明甚子魚乃公子目夷未嘗名固史記宋世家以前後皆子魚之言史公紀事多疎略未足取以爲左證也

鍾山札記卷一

八

繕完葺牆

左傳襄卅一年傳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未之見子產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有敝邑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語李涪刊誤謂繕完葺三字於文爲繁當是繕字葺牆以書之峻字雕牆爲比近金壇段若膺謂古文無閉字不應忽及於字完當本是院字院周垣也牆垣蔽也因其所壞者垣故文伯之語亦不旁及說文院爲窰之重文左氏古文本作院字或因轉寫遺脫自旁或字從省卽以完爲院刊誤之說非是段名王裁曾任貴州玉屏四川巫山兩縣知縣精小學著有說文解字讀

搏與專同

昭廿年左氏傳若琴瑟之專一釋文云董遇本作搏音同案史記秦始皇本紀搏心指志索隱云搏古專字引左傳如琴瑟之搏一以證之正用董遇本也易繫辭上傳其靜也專釋文云陸作搏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搏三國之兵徐廣音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山陽吳氏玉指云管子內業篇一意搏心亦專心也又漢書蕭何傳上以此剿屬任何關中事師古曰剿讀與專同荀子榮辱篇信而不見敬者好剿行也剿亦同專又樊噲傳高后時用事顓權師古曰顓與專同是專又可作剿顓嘉定錢詹事曉徵以說文搏壹也作搏爲正然搏字从

鍾山札記卷一

九

專古人通用亦多矣錢名大听其學識近今罕有及者

官學在四夷

左氏昭十七年傳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石經作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案家語王肅注亦云夫子稱官學在四夷蓋天子失官則官多廢故無有能舉先代之典者所謂官學猶今言通經者爲經學通史者爲史學指專門而言若鄭公孫揮之能辨族姓班位晉蔡墨之能言五官其斯謂之官學與

繞朝贈策

贈行以策其爲鞭策無疑其言曰子無謂秦無人吾猶通不用也示以知其情傳氏謂蓋朝會言於秦伯請

之亦未見其必然要之朝固未嘗與晉合謀明甚乃韓非說難云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元何休作注遂實之云後秦竟以言戮之此事未見出何書豈非憑空傳會乎士會使魏秦伯實遣之朝縱不請出亦斷不爲之畫去計秦伯胡爲而戮之失一賢臣又戮一智士有以知秦之必不爲也

提月

公羊經僖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實石于宋五提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傳云提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休注提月過也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在陸德明時所見本固有以提月改作是月故釋文先云是月如字或一音徒今反陸氏不詳審傳文及邵公之注明是爲提字作詁訓若作是月何勞如此費辭乎初學記晦日條引此正作提月陸佃注鷁冠子王鈇篇家里用提云提零日也亦引公羊爲證

鍾山札記卷一

十

長言短言

公羊莊二十八年傳春秋伐者爲客何休曰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伐者爲主何休曰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蓋同一字而讀法有異高誘注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諸書亦有所謂急氣緩氣閉口籠口之異讀劉熙釋名於天有以舌腹言者有以舌頭言者於風有以橫口合唇言者有以歔口開唇推

氣言之者各方不同漢書王子侯表襄嚙侯建晉灼曰
音內言嚙說又號節侯起灼亦云內言鴟內言亦是讀
法明人刻監本疑內言是詩巧言遂改說字爲苑以附
會之毛本尙作嚙說蓋卽虞書之譌說毛本是也古人
謂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童子入小學師爲之辨聲音審
文字離句讀皆必以口相傳授而後終身不至於譌謬
今世亦無此師閒有偶及此者反笑以爲迂矣

穆謂之泮

爾雅釋器穆謂之泮郭璞本穆作穆釋文云爾雅舊文
并詩傳竝米旁作小爾雅本旁作其文云魚之所息謂
之楷楷穆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郭因改米從木文昭

鍾山札記卷一

士

案太平御覽八百三十四引爾雅尙從米旁作并引健
爲舍人曰以米投水中養魚爲泮也則穆之義明今
毛詩正義爾雅釋文及疏皆不載健爲舍人語案爾雅堂
潛正義引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泮據釋文所
云則郭氏前注爾雅者俱作木旁李亦與舍人義同以
木乃以米之誤耳

論語子路子貢疑管仲非仁

明顧端文憲成劄記有云子頃讀孔子與子路子貢評
管仲二條殊可疑因語子弟季時名允季時曰此恐是
齊人張大之辭而託於孔子耳或齊論語竄入魯論語
中未可知也謂出自孔子似乎不然予曰弟此意見得
極直截近袁子才亦同此見謂齊人最尊管仲此必齊

之弟子記之其上章云齊桓公正而不譎下章云陳成
子弑簡公非齊論而何文昭案孔子之門五尺童子羞
稱五伯齊人在聖門者若子羔季次諸人見地特高亦
不應有此班固謂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
乖論語蓋門人所記乃弟子之弟子也故往往附載其
師之說荀卿吳起之儔亦出其中流愈遠而失真故有
此雜而不純之論卽有以自經溝瀆爲不指召忽言者
亦曲爲之解耳就使不指召忽語氣亦覺抑揚太過與
聖人平日辭氣迥然不同孟子學孔子者也而曰仲尼
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豈有聖人
許之而孟子願貶之若是甚哉有以知孔子之必無是
語矣袁名枚錢塘人由庶吉士改知縣三十二而致仕
今居江甯卽舊治所云

鍾山札記卷一

士

毛叔鄭

逸周書克殷解毛叔鄭奉明水今俗本作毛伯譌宋元
本皆作毛叔與史記同有謂毛叔名聃見左傳定四年
杜注此毛伯鄭當別一人余案漢書古今人表毛叔鄭
下本注云文王子又大紀云武王封庶弟鄭於毛若以
爵稱伯則衛叔何以不稱衛侯杜殆以左傳毛聃連文
而致誤也陸氏左傳附注云聃季是毛叔弟何緣取兄
名爲封國之號斯必不然又陶淵明四八目作毛叔圉
不見於他書亦未足爲據書顧命有毛公以諸侯入爲

三公者未知卽毛叔鄭否

別風淮雨

尙書大傳越裳以三象重九譯而獻白雉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日久矣天之無別風淮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鄭康成注淮暴雨之名也自後諸書所引皆作烈風淫雨若說苑辨物篇舜典正義詩夢蕭臣工及周頌譜正義所引皆無有作別風淮雨者劉彥和雕龍練字篇有云尙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傳毅制誅己用淮雨元長作序亦用別風本今脫此二句案古文苑載傳毅作北海靖王興誄云白日

鍾山札記卷一

三

幽光淮雨杳冥但其文不全今雕龍誄碑篇所載爲後人易以氛霧杳冥矣蔡中郎集中有太尉楊賜碑云烈風淮雨不易其趣今俗閒本淮雨改作雖變余所見者宋本也安知烈風不亦出後人所改乎元長序無攷唯陸士龍九愍有思振袂於別風之語於彥和所舉之外又得此二證

鮮有解義

列子湯問篇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殷敬順釋文引杜預注左傳不以壽死曰鮮案此說非是不以壽死謂夭死或他故死耳列子之所云鮮則當以解剝爲義墨子魯問篇作鮮而食之與列子同其

節葬篇作解而食之明鮮解一也禮記月令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呂氏春秋作解落亦其證

推政

韓非八說篇云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本而推推本車者注以珧爲舂鉋摩田器也上古摩磨而耕推車卽推輪也下云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蓋推政卽因推輪爲說用相比況今本皆譌爲推政推政當作何解乎

史記韓非傳拂悟本連文

韓非說難云大忠無所拂悟今本史記乃以下句辭言

鍾山札記卷一

四

無所擊排之辭字與悟互易案非本書作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繫摩悟古與忤通用呂氏春秋蕩兵篇百姓之以悟相侵也立見亦是以悟爲忤索隱正義所見本尙是拂悟索隱解云不拂悟於君正義云拂悟當爲拂忤古字假借耳不知後何以互譌

篇卷

篇卽卷也漢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有謂其無卷數裴駰爲集解則分八十卷隋志始以一篇爲一卷此語殊不然漢志易皆言篇詩皆言卷其餘一類之中或篇或卷不一後每種各結之云凡若干家若干篇至末總結其數云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

千二百六十九卷此非篇卽爲卷乎其數間有不合者此則傳寫之譌而大致亦不甚相遠若集解一書本來亦如今所傳索隱單行本必不全載史公之文此自易之十翼春秋三傳皆不連經唐人五經正義所以標起訖者以本不連經注故耳不可以集解之卷數爲卽裴氏之史記本也

精神

戰國秦策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恆思有神叢與恆思有悼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今吳越之俗有所謂起傷者亦類此嘗見宋趙復齋名彥肅行狀云調

鍾山札記卷一

主

秀州推官狂多重囚廉其故蓋俗多淫祀兇人欲甘心於仇怨則挾酒食祭拜乞助謂之起傷今此風不知尙有否而其名猶傳於人間每見強梁肆暴者輒目之曰起傷又優人演目連變必先攜雞酒至叢冢間殺雞灑血而飲之借鬼神附其身以爲助亦名曰起傷演畢仍向元來處解之案禮記郊特牲鄉人禡鄭注禡強鬼又周禮春官司巫凡喪事掌巫降之禮注巫下神之禮今世或死既斂就巫下禡禡與禡釋文皆音傷則起傷當從元爲正禡本亦作禡見司巫疏古家鬼強鬼皆名禡今則專指強鬼耳

厥機

呂氏春秋本生篇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歷之機高誘注招至也歷機門內之位也乘輦於宮中遊翔至於歷機故曰務以自佚也詩云不遠伊爾薄送我畿此不過歷之謂案此段文有譌誤黃氏日抄遂以高注爲謬攷李善注文選七發引招字作伯高誘曰伯至也伯字是餘亦同今本段若膺謂注首歷機當爲機歷蓋以歷訓機也至於歷機謂至機而歷也下不過歷亦當爲歷字說文歷門相也相門歷也荀子大略篇和之璧并里之厥也晏子春秋雜上第五作并里之困也厥卽歷字之省困卽相字之省蓋門相有以石爲之者故晏荀皆云然而機與畿音義並同詩毛傳云畿

鍾山札記卷一

十六

門內也說苑政理篇修近理內政極機之禮壹妃匹之際蔡邕集有司徒袁公夫人馬氏靈表云不出其機化導宣暢則厥機皆爲相闕之內明矣極亦有可通歷者如說苑建本篇樹木淺根壞不深未必極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又如莊篇達生列黃帝之所言歷株枸列者殆亦同歷故二字易譌也

施履

呂氏春秋尊師篇織施履結置綱柵蒲葦案施是華繭之名不可爲履此必施字之譌說文施桌實也或作繭蓋麻桌可以爲履後人所謂麻鞋是也又案晏子問下篇有治唐園考非履之語此上文亦云治唐園文正相